

那年荷花滿天
燕容內

陈安澜 著

作家出版社

陈安澜 著

作家出版社

那年荷花满天
燕窝

卷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窝：那年荷花满天/陈安澜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2.6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54 - 2

I. ①燕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80213 号

燕窝——那年荷花满天

作 者：陈安澜

责任编辑：罗静文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 数：200 千

印 张：16.25

版 次：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54 - 2

总 定 价：58.00 元 (全二册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人物关系表

皇甫龙——湖南漕帮云天堂堂主，江湖人称龙爷。

阿 宝——皇甫龙的女儿。

莫 伢——云天堂的袍哥，后为阿宝的丈夫。

莫 侠——莫伢与阿宝的女儿，武汉纱厂童工，后投身革命。

江 梦——莫伢与阿宝的女儿。

文老师——抗战保育院教员，江梦的未婚夫。

黄 树——云天堂二堂主，人称黄二爷。

杰 福——二堂主黄树的儿子，名医，人称“黄草药”。

罗 山——原北伐军军官，早期共产党员。

王 魁——原土匪头子，后抢了云天堂的漕运生意，几十年后为龙爷所灭。

画蛮子——王魁之子，继承父亲的家业，为龙爷所灭。

赛 儿——黄草药的老婆，黄二爷的儿媳。

五 合——赛儿的儿子，杰福的继子，一代名医。

夏 珍——五合的老婆，家庭妇女，后参加红十字会，五合死了后出家为尼。

杨万桶——湖南洪江油商，莫伢的恩人。

叶 虎——镖局的掌门人。

胡伯驹——洪江木材商人。

沙老爹——九江一带渔民。

水 凤——沙老爹之女，一度与莫伢同居。

二 虎——莫伢的同门兄弟。

文 正——莫伢的同门兄弟，后接下莫伢与阿宝在洪江的产业，为沙老爹送终。

何 谦——原为莫伢的手下，后为仇人。

王 七——地痞，因强奸水凤，为莫伢多杀。

安国记得小时候他家里有燕窝几十筐，并没有当好东西。那时外婆阿宝还活着，她会弄这东西，用鸡汤调制，千般万般地哄他吃下去。他则嫌它腥腻，不愿吃。外婆端着燕窝汤满院子追，追上了，他也就勉强吃上一两口敷衍一下，外婆就脸上开花，十分高兴了。渐至于安国也年长了，对于她的旧事了解得多起来，觉得她实际上就是江湖中的人，她与外公所演绎的那些故事颇为传奇，表现出深沉的人性与爱恋，每令他激越不已。她最后去了什么地方？活着还是死了？一直是个谜。

燕窝精贵，安国的家并不是富贵人家，哪来的燕窝？母亲莫侠在世时每常说起，首先提到的就是安国的太公爹爹，也就是他的外婆的父亲，复姓“皇甫”，单名一个“龙”字，出生在湖南洞庭湖边一个漕帮堂主家庭，那个小镇叫江根。故事也就要从满清时期说起了。

三湘之地多水，澧水、资水、沅江、湘江这四水汇入洞庭湖，再一直向北，从岳阳入长江；再有上百条大小江河南走黔、桂，融

进三江水系，入两广出海。水路发达，吃水上这碗饭的人就多，纠集成帮，谓之漕帮。清朝末年，满清王朝衰象已现，各地军阀乘机拓展地盘，连年开战，偌大中华一时乌烟瘴气。官办漕运显见搞不下去了，原来为官办漕运服务的各地漕帮走到一线上来，叫做“民办漕运”。时有“天下漕帮三十六堂”之说，这个“堂”就是类似于分号的意思，旧时俗称“堂口”，堂口又有“堂号”。太公爹爹的父亲皇甫云霄，人称“霄爷”、“霄堂主”，他的这一堂的堂号就叫“云天堂”，是湖湘一带的堂口，下面又设舵头一十六个，管理大小船只三百余条。要说起来我家那时也算是和富贵沾点边。

不意霄爷六十余岁上一口痰没咳出来，死了。事情来得突然，云天堂一时乱了套。

按说漕帮的堂主并不世袭，由各个舵主公推产生，但选来选去竟都选不出来，似乎云天堂就没有一个狠人。

适皇甫龙回家奔丧，那时他二十岁出头，由湖南武备将弁学堂毕业，打了不少仗，在湘军里当了个参谋官，正是踌躇满志之时。他回家的那几天就听到舵头们为选堂主的事吵吵，他没往心里去。那天他正在灵堂前焚香，忽然走进一群舵主，纳头便拜，他以为是来祭灵的，赶紧让开说：“各位舵爷，靠前靠前”。却听二堂主黄树说：“龙少爷，新堂主已经选出来了！”

“是哪位爷？”他很庆幸这些舵头终于选出一个当家的。

“就是你龙少爷，龙爷！”黄树说。

皇甫龙大吃一惊，他万没想到自己被选做堂主，也不愿干，他一心想在军队里出头，认为皇帝快完了，天下要乱，怎么说都是手里有枪好，这道理就是硬得很。至于漕帮，在他看来也就是在水上讨生活的一群乌合之众，忙时出出力，闲时帮人打冤家，他看不上。于是连连摆手说：“莫搞错，莫搞错，我不是帮里的人，从来也不管帮里的事……不要乱了套……”

众人愕然，黄树也不知怎么办了，却见门外急急地走进一位夫人，是皇甫龙的妈，她边走边大声说：“这把椅子你坐也要坐，不坐也要坐！”皇甫龙还要百般推脱，夫人打住说：“你不要说了！你难道看不出，你爹走了，你要是不当堂主，这云天堂就得散板儿，这些袍哥、漕夫、漕丁还有他们的堂客、伢子上千号人就没得饭吃，都得当土匪去！你爹也出不了殡！”皇甫龙还待要分辨什么，夫人已经听不得了，手一挥，对黄树叫道：“还不把他绑起？！”

黄树一听这话，缓过神来，向几位舵爷使了个眼色，一起蹿上去将皇甫龙扑翻，三两下就把他绑了个结实。黄树拖过一把椅子，将皇甫龙按在上面，从灵台上揭过云天堂的青龙旗披在他肩上。

然后转过身，面对众人，大声唱道：“金龙现身，新主嗣位，天公来助，地母相和，本堂祥瑞，兄弟情重，船行天下，义走江湖！上——香——！”各舵头起身取了香点上，依次上前将香火插到长案的香炉里，又退了回去。

黄树接着一声：“跪——！”舵头们便齐刷刷跪在皇甫龙的膝下。“九——礼——！”黄树叫道。舵爷们闻之，立马伏地连叩九首，参差不齐地喊了三声：“龙爷在上，龙爷万安！”这就是表示臣服了。

老夫人见大礼已成，心里松了下来，拣了把椅子一边坐下，从袖口里掏出手帕在额头上轻轻点了点，声音不大却极具权威地说：“黄二爷，事情既是这样，就通知下去，每个袍哥都要晓得，从今天开始，龙儿坐堂当家，一切照旧。隔天我请各位舵爷喝酒，你去柜上拿些银子，给各船各舵的袍哥兄弟们也买些酒肉，都要拣好的买，喝三天！三天以后，我若听到哪怕是一句不好听的，莫怪我不客气！”

黄树向夫人抱了抱拳，恭敬地说：“知道了，老嫂子，我去办。还有些过场没做完，做完了，你还有么话再对我说。”老夫人没说

话，挥了挥手，让他继续做下去。

黄树转过身，重又憋足气，再又唱道：“金鸡报晓，新主披红，天道浩荡，地角方圆，但违帮规，三刀六洞！”唱到这里，他把手一挥，拉长腔喊道：“上——酒——！”

早有人备好酒抬了上来，打开酒坛，把酒泼到一溜大碗里，又送来一只硕壮的大红公鸡，黄树劈手抓在手里，从腰间抽出一把刀子，“嚓”地一下抹了鸡脖子，对着那一溜儿酒碗就将鸡血滴了下去，就手把那公鸡丢得远远的，招呼舵爷端酒，又唱：“敬天敬地敬神仙，再敬前堂先主新堂主！”说着将手里的一碗酒顺势泼到地上，算是对众神和先堂主的祭奠。

又端起一碗，大叫一声：“干了！”带头把血酒喝了下去，各舵爷也低头翘首咕噜噜一饮而尽。

黄树再端一碗酒，走上前去，对皇甫龙说了一声：“得罪了，龙堂主，龙爷。”说着就把那碗血酒顶在皇甫龙的嘴上，硬生生灌到他的肚子里去，转过身将空碗高高举起示给众舵爷，这才将龙爷身上的绳子解开……

这位龙爷两眼发直，半天没吭气，直瞪着眼睛朝房梁上看，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，猛地大叫一声：

“明日出殡！”



这位太公爹爹最后还是当了云天堂的堂主，他是怎么说服自己的，已不得而知。有次安国问母亲，她想了想说：“可能是被吓的，听你家家（湖北人对外婆的称呼）说过一次，那个叫黄树的二堂主对龙爷说，不当堂主，今后就不要再在湖南界面上走，你是看不起帮

里兄弟，看不起乡亲嘛。见了你，戳你三刀六洞！蛮吓人的，我是知道我们那边的人，要起蛮来不要个命。唉，谁知道呢？”

皇甫参谋官变成堂主龙爷后，并没有敷衍，而是抖擞精神干起来。他首先问二堂主黄树：“我们的船能行多远？”

黄树说：“湖南水面”。

“南面去得去不得？”

“去不得”。

“四川、湖北去得去不得？”

“去不得。”

“怕挨打？”

“是的。各吃各的水，你来我这里不行，我去他那里也不行。”

龙爷不吭气，到一边抽水烟。又过了几天，他问黄树：

“堂里有多少枪？”

“啥子？枪？枪是一条也没的，火铳倒是有上百条，都在各个舵里收着。”

“火铳？哼哼，那是打雁的，拿来打人，你怕是还在装火药，脑壳就已经被人砍了去。”

“是地吵，所以我们也不敢走远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你算是说了句老实话。”龙爷笑了：“光在湖南水面上行，水头能有多高？船行万里！万里我们做不到，行他个千里水路还是要做的到！弟兄们才能活得像个人样。”

黄树听了这番话，一下惊住了！他惊的是他自己，他没看错人！当初各个舵主都选他黄二爷当堂主，他作为二堂主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可他觉得自己不行，他没有老堂主那种老辣狠劲。舵爷们看上去乖巧得很，但要是没有个狠人去治，他们都得翻天！加上年岁不饶人，自己六十多岁了，没有那份精神，所以他力推龙少爷做堂主。这位小爷他是看着长大的，打小他干的一件件事都看得出

这小子将来是个狠角儿，会有出息，包括老堂主让他到南京去读书他就是不干，自己跑到长沙去读武学。这不，二十出头混了个湘军的参谋官，这还不是靠他自己，在枪炮里钻出来的。就拿他不愿当堂主这件事，就可以看出这个小爷志向天大。堂主！威风一方，多少人想着坐，他硬是不把这把交椅当回事。

尽管当时推龙少爷当堂主这件事还有人反对，说他不是帮里的人，堂主的座椅不是老子传儿子的，是帮里选出来的，怎么怎么的。黄树一句话就把他们说哑了：龙少爷识字，你们识麼？他会使枪打仗，你们会麼？

黄树这时为自己的选择暗自庆幸。果然，这个小爷的见识现在看来连老堂主都不见得比得过。他是想要把水路走活走远，谁也别想拦，谁拦路就用枪打！好个狗日的！

龙爷笑了一阵，说了几句，又去抽水烟去了。

没过几天，他再问黄树：“堂里还有多少银两？”黄树说了个数，龙爷听了默默，稍顷才说：“这点钱不够。”

“做麼子用？”

“买枪。”龙爷轻轻说。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起码几十条”。他们说算起来，那数字还是差不少。

“堂里是怎样抽头的？”龙爷问。

“逢十抽一。各舵的水钱（利润）先报到堂里，然后抽一份作为堂里的开销，其它都退回，各个舵自己分了。所以老堂主常说我们是穷庙富和尚。”

龙爷默然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依你看，各个舵口留下多少银两能够起起码码地养家活口？”

“六、七成的样子，我看也就可得。”

龙爷想了想，说：“好，就依你，我们给他们留七成，抽三成，

一成留作堂里开销，一成备用，将来动起枪来，少不得要花钱瞧医生买金疮药，还有一成，攒起，买枪！”

黄树听得内心如潮，激动得老泪流了下来，哽咽地说：“龙爷，你老人家一出娘胎我就见到，长得像个猪娃子，那年我四十多岁，你的那个小眼朝我一看，我心里就咯噔一下，知道你早晚就是我们的爷！往日里我信天信地信观音，今日个我连鬼也他妈的信了……”

龙爷朝他看了一眼，毫不动情，自顾自地说：“你去把那些舵头招来，备些酒菜，开个会，说的通，就喝酒，说不通就……”

“杀他！按堂规办！不通？他狗日的活不成！赶出去是轻的。这件事不要你说，我来说，龙爷你老人家放心，搞得成！”黄树说完将眼泪一抹，转身走了，去办了。

这个动议经黄树办理居然轻而易举地办成，而且各个舵爷听了都兴奋万状，认为这个小爷确实是咱们的大爷，竟有这样的的心机，跟他走，兴许就没错，逢十抽三就逢十抽三，看他能搞出么响动起来。

半年后云天堂买来了枪，有长有短，一色的“汉阳造”。龙爷亲自训练舵爷和漕丁，又与河道局之类的部门沟通，编在他们的辖下，不拿薪饷，明里是为河道办事，实则是漕帮自己的武装。很快，云天堂就有点像一支队伍了。商家听说都来找，将自己的货物交由云天堂来运，认为云天堂够狠，没人敢欺负，虽说是行船人的帮会，倒是更像水上的镖局，货物交给他们来运比较保险。一时漕运业务翻了几番，一年下来各舵头非但没有因为堂主的“逢十抽三”的政策而减少收入，反倒是进项较过去多。龙爷、黄树等一千人大舒一口气。

这时去广西的运单也开始有了，而且越来越多，但云天堂过去

并没有走广西的水路，不知咋样办好。那里的漕运有桂帮，据说不好惹。龙爷派人把桂帮堂口的情况仔细摸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该是出去放放枪了，像只鸡母似的只会蹲在窝里咋个行？”于是亲自押着第一趟货物，前后船以灯为号，排了个战术队形，向广西柳州那边去了。

结果一路没有任何阻拦，也没有任何人来敲诈，上门斗狠的更是没有，卸货上货，一切安然。

一直走到广西三江城，船夫中就有怕的了，说，这下要动枪了！因为这里就是广西的桂帮堂口，侗、苗、瑶、壮、汉人杂居此间，五花八门各样角色应有尽有，看上去这儿的人都瘦小，蔫蔫的，实则十分剽悍，打起架都往死里整，这帮人在江湖上也是出了名的不好惹。龙爷安慰大家：“老子就是想到这里玩一下，怕个麼！还记得咋样放枪？”众人都说记得。“那好，我们也跟他们朝死里整！”漕丁听龙爷这么一说，跃跃然。

三江码头在县城东南角，三江汇合又在这里各奔东西，像个丁字，码头就在丁字头上。龙爷一千人在船上远远看见码头有彩旗，而且还听得锣鼓声，以为三江今天有大员来。到得近了些，见码头上有人在向他们招手呼唤：

“船上行的可是湖南云天堂堂主龙大爷？我们是桂帮堂口，请龙大爷和弟兄们上来喝酒！”

原来云天堂的这些动静早已传播出去，知道有个龙爷出身行伍，手下船队都有“汉阳造”。这次龙爷亲自压阵，桂帮也已码准，掂量了一下：假如动干戈，这个龙爷是铁定要玩命，而且就是来玩命的。我们虽是地头，未必占便宜，不如交个朋友，今后互通你我。于是就干脆大礼相迎。

黄树害怕有诈，站在船头上大喊：“谢谢桂帮好意！我堂龙爷

受了风寒，正在歇息，要喝酒我跟你去！”

对方大声回说：“龙大爷莫要误会，我家堂主已在这里等了两天，就是要和龙爷交朋友，请龙爷千万给个面子。”

黄树进仓与龙爷咬了一下耳朵，又出得仓来，把手一挥，云天堂各船忽地一下都扯起青龙旗，在江风中烈烈。龙爷从仓里走出，站在船头，双拳合抱，长衫飘飘，直到下了跳板也没说一句话……

桂帮堂口叫“江海会”，下有十个舵爷，船有二百余，比云天堂略小。堂主韦云飞，七十余，壮族人，年轻时不是善种，人称“八丈蛇”。他满脸深深的褶子，刀砍般的，黑亮。此刻他双手抱拳迎了上去，见对方竟是个这么年轻的后生，很是吃惊，再看这后生眉宇紧锁，两眼放出冷峻的光，身段极具沉稳，心里原先的那股锐气先就消了许多；又看这后生的身后，簇拥着一群精壮的汉子，衣襟里分明都别着短枪，他暗忖：自家怎的就没有往枪上想？现在就显得寒酸了。他顺眼朝码头看，见云天堂船上的袍哥将船呈“1”字型按序靠岸，身手一点不乱，显见是有所戒备的。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对方的力量，他原就想与云天堂联手，互通水路，求个财路，但总期望能压过对方一头，今后也好处处占个主动。当他把眼前的一切看进去了，知道这根本不可能，对方简直就像训练有素的军队，不是三两日的工夫练就的。难怪这个龙堂主能毫不顾忌，主动闯到自家门前，见了面一点不慌，靠的就是胆识和实力。他主动迎道：“啊呀呀，龙堂主少年才俊，失敬失敬。本堂听说贵人要来，在这里等候两日了。”

龙爷说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韦老英雄威震一方，晚辈景仰已久，让你老人家在此等候，真是折杀晚辈了。此次本堂路过宝地，相信定有打扰，还望老英雄海涵呐。”

韦堂主笑道：“哈哈，都是行船的人，大家都不要客套了。备

了点薄酒为各位弟兄驱驱寒气，上去就是。”说着招呼一行人拾级而上，上了码头就是酒家。

进去坐下，大堂摆了八桌，两位堂主居中坐首，云天堂的袍哥都在偏桌，黄树在主桌偏首临门而坐，眼睛扫个不停，被韦云飞张见，笑着说：“黄二爷不愧老江湖啊，你我两堂从未有过节，再怎么说是袍哥兄弟，难不成我的酒有药？！来来来，不要多虑，开怀开怀。”黄树笑了，说：“让老英雄见笑，我本粗人，打杀惯了，人都不像个人了，莫怪莫怪。”这话既是下台阶，也透着一股子力道。韦云飞听了，点点头说：“都一样，都一样。”龙爷在一旁全当没听见。

酒未上来，先有三碗油茶敬上，这便是侗人习俗了。接下才是上酒，都是此地上好的糯米陈酒，甘甜绵长。菜肴也特别，酸肉、酸鸭、酸鸡，牛羊杂，此地唤作“牛羊憋”。好吃，最是稻田鲤鱼，味道鲜美，烤了上来，香满四座。

酒过三巡，寒暄的话都已说完，八丈蛇见龙爷话不多，就主动说道：“我原想趁龙堂主来我小帮之时，能与你拜个把子，称兄道弟，不想龙堂主这么年轻，我还真不敢认你做兄弟……”

话未讲完，龙爷插口说：“岂敢岂敢，按年龄韦堂主是爷字辈的人，论走江湖也是喝尽五湖三江，我一个后生娃子怎敢高攀。晚辈此次贸然前来叨扰，就是想听听前辈的教诲呀。”

韦堂主接着说：“说起来老汉确实虚长了几十岁，但到底还是个‘井底之蛙’，还望龙堂主给我们讲讲外面的世界，也好让我堂弟兄开开眼界。”

龙爷把酒轻轻放在桌上，说：“老英雄这样讲，我们就不敢把这酒喝下去了。都说‘天下文章属三江，三江文章归我乡，我乡文章数舍弟，我为舍弟改文章。’哈哈，老爷子，天下文章都在这里，你老人家才是第一啊！”说着伸出一个大拇指。

韦云飞也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龙堂主自谦了，你说的那个‘三江’怕不是在我这里吧？老实说我还真没听说我们这里还有个麽子‘天下文章’，倒是早听说你龙堂主是一代英豪，今日得见，一点没错！不只英豪，还少年风流呢！我老了，行船走水一辈子，眼睛里雾气大，许多事看不清白了。贵帮地处南北，来往消息多，见得也多，眼下世道乱成这样，棹头上的饭碗越吃越难吃，诚心想听听龙堂主对我们这些船家有个麽子想法，也好早做打算呀。”在他心里，确是觉得这小子莫看年轻，随口说出的话，竟是这样轻松自如，满肚子自信，还真有两下子呢！

龙爷听得这话，知道桂帮堂主确实有些诚意，就直来直去地说：“啥子想法？天下漕帮本是一家，现在倒好，各吃各的水路，画地为牢，就像一条龙被砍成一段段的。韦堂主，你说这还是一条龙吗？这还叫一家吗？我看，就是个死……死狗一条呵！”他本想讲“死蛇一条”，猛地想到犯了八丈蛇的忌口，临时改了一个“狗”字。

韦云飞摸着胡子，大点其头，道：“说的是噢。”他凝神片刻说：“要说我们漕帮各顾各的，还是来源于官办漕运。那时是为了平衡各地漕帮的利益，给每个堂口都划了个圈子。现在这个啥子满清政府，我看也是‘冷水洗屙，越洗越小’！官办漕运就算完了，但各地还是按过去的路子来办，又没有哪个狠人能够调度，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，你说可是？”

龙爷说：“韦老爷子，你老人家说的硬是！再往下，我看漕帮要相互交火了，要死人了！”他情绪有些愤愤，说：“为麽子？各帮都是死水一潭，哪里能有活路？活不下去只有火并，那还能不死人？水路必须互通！漕帮袍哥无论是哪个堂口的，都是兄弟！不能窝里整！船行天下，我漕帮弟兄定当行得天下！”这话引得下面的袍哥一片叫好。

韦堂主端了一碗酒站了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来！小爷，说得好！你这个兄弟我认了！”说完咕嘟咕嘟把酒干了。

龙爷道：“老英雄，你我做个盟誓，互通水路，两堂一家，遇事帮衬，我喊你爷！”一仰脖子把酒也喝了个干净。

下面各帮舵爷和上百号袍哥大呼痛快，端起酒来猛喝一气。

隔日，他们做了个盟誓，烧香敬神，喝了鸡血酒，又找来摊戏班子来跳神，烹羊宰牛，大醉方休。

再天明，八丈蛇带着一支船队，插着堂旗，送龙爷三十里水路，拱手作别。

这次“湘桂两堂会”应该是龙爷的杰作，双方打破地域的鸿沟，约定自家船到了对方地面，只要交些例钱便可，不得刁难讹诈，各做各的生意，否则如何如何。这样一来，双方都扩大了疆域，双方得利。这个办法日后又被龙爷推广到湖北、四川以至江苏、广东等地，龙爷真正实现了船行天下无阻挡的愿望。

云天堂原来也就是运个桐油、麻皮、稻米等地产货，现在货物就五花八门了，有宣威的火腿、安南（今越南）的夏布、上海的棉线、白面等等，甚至福建漳州的水仙球也有人交来运进四川。

燕窝也就是从那时起不时有人拿来运送，大多产自云南建水县的燕子洞。采集人大多世袭，他们在洞里绝壁上采收燕窝几乎像玩杂技，十分危险，从上面失足摔下死人的事年年都有。燕窝贵重，那是用人命换的，问题是并不好吃，而且夺燕窝穴，实在也是要不得的一件事，世人最好多思量，能不吃就不吃。

龙爷开通水道，漕帮船行千里，世界变大了，生意跟着大，漕帮日子好过多了，但龙爷并不满足。

春汛时分，他穿过老街独自走到码头上，看见水面上那些放排的、拖排的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干着，吆喝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最是见不得那些拖排的机船，结队朝岳阳方向开去，后面拖着长长的木头扎排，把龙爷的眼睛都看直了。原来这拖排的生意早先就是云天堂的，几十年前云天堂闹内讧，堂里没有做主了，乱了，这生意就被别人夺了去。龙爷每每想起这事，都想杀人！

洞庭湖汇聚四水，要算沅江最有油水。沅江上游是贵州的大小水路，顺流直下到湖南洪江古城，再与巫水会合，并作一道向洞庭湖流去，由洞庭过岳阳与长江相接，既是水道又是商道。洪江在洞庭上游，有一帮首屈一指的木材商人，木材则来自贵州，伐木后就顺水放到洪江，再由这些木材商人着人验点、记号、扎排等事项，一旦春汛来了，江水上涨，商人们就雇请排工顺流将扎排放到洞庭湖，再由那里的把头挂上机船拖着，进长江运到镇江、上海等地交易。事情就出在洞庭湖进长江到下游这段上，扎排已不是排工所能为，都需机船拖着运输，这可是个长久生意，年年春汛都有得做，油水也大。

当年从云天堂抢去这单生意的也是一条好汉，叫王馗，土匪世家，江湖人称馗爷。他那年三十出头，早就看出当土匪不是个路道，枪虽说不能没有，正当生意也得有，子孙才能混得下去。